

独秀山的气度

徽
风
皖
韵

□范方启

跟前一样，一个人或约上一群人，登上独秀山的峰顶，不为别的，就当一种情怀、一种运动吧。对于独秀山的亲切感，最初来源于山的名字。仅一个“独”字，就让人心生遐想。“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；行高于人，众必非之。”出众的事物结果虽不完美，但过程不同凡响。独秀山的特色是什么呢？山无所依附地耸立于大地，高傲地突兀于丘陵之中，独立于群山，又不远离群山，林木葱郁，这样的山是能承受和担当的，是有气魄的山。

在对近现代中国历史有了更多的接触后，我终于明白，独秀山的名气其实不亚于众多的名山，这与小个子男人——怀宁人

陈独秀先生不无关联。陈独秀，1879年出生于安庆，名庆同，字仲甫。早年，陈仲甫与友人登上家乡的独秀山，可能是切身感受到故乡的山的气度不凡，故自号“独秀山民”，连正名也改为“独秀”。

1915年，陈独秀先生在上海创办《青年杂志》，也就是后来声名大噪的《新青年》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，始终在最前沿冲锋陷阵。陈独秀先生第一次在政论家章士钊主办的《甲寅》杂志上，用笔名“独秀”发表了一篇题为《爱国心与自觉心》的文章，此文震撼力只有经历过的人知道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。不过，“独秀”这个笔名也被很多人误解，认为陈独秀先生自命不凡，自诩为“一枝独秀”。就连陈独秀先生的同乡好友，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，也曾当面质问：仲甫兄，您未免太狂傲了吧？这世上只有您“一枝独秀”，其他的人都是庸人和笨蛋！陈独秀先生赶忙解释，家乡怀宁有一座山叫独秀山，小时候经常去玩，因为非常喜欢那座山，便把山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名字，只想表明他是独秀山下的一个小民而已，实在没有别的意思。

1953年，毛泽东沿江视察来到安庆。不忘对他产生过深远影响的陈独秀先生，问随行官员，是先有陈独秀，才有独秀山，还是先有独秀山，才有陈独秀？随行人员一时语塞。其实，独秀山之名由来已久。

几年前，在安庆的近郊独秀园，我顿生了一些疑惑，对于家乡魂牵梦绕的陈独秀先生，他的灵骨从四川江津迁回后，为何不安葬于独秀山？如此，山与人合二为一，独秀山中有独秀，山独秀，人更秀。

春日里，我独自登上了独秀山，环顾山的四野，远远近近的山川河流以及村庄和集镇，都一样风光迷人。大地已发生了巨变，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已成为可以看得见的事实，陈仲甫先生等先辈们若地下有知，会为此感到欣慰的。仲甫先生想必是听到了现今的独秀山的心跳，而身在山中的我，自然也听到了独秀山的心跳。日月同辉，山河秀美，人人生活幸福美满才是独秀山的心愿。

立夏，时光的假象

如
歌
岁
月
□葛亚夫

立夏是对时光的翻篇。这些年，我翻来翻去，仍翻不过父母的五指山。

初入学时，老老师板着脸，在黑板上画一个更老的字，有板有眼地解释：“从页从日从父：页，头也；日，两手；父，两足也。”夏，就是中国人，也即华夏儿女。但这个炎黄子孙的身份，好像不关我事。

12岁之前，我虽是男儿身，却被当女娃养。从名字、仪表到妆容，都和三个姐一脉相承。我穿着姐的衣服，扎着姐一样的辫子，操着姐的语调，连名字也只是数字的区别——从大妮到四妮。这叫男子汉的我情何以堪？

但最难堪的是，对母亲，我不能叫妈，只能叫姨。我就是这个家的外乡人！

到了立夏，我就像英勇就义的猪，也要过秤。父亲秤个数，写在纸上，拿给烧香拜佛的母亲。母亲让我拿着她从庙里拴来的黄泥娃，叽里咕噜一通。大意是娃又重了，健康康康，菩萨别挂念……我懵懵懂懂，却信以为真：我不是母亲生的，我妈是菩萨！

村里的人都知道，我是从庙里拴来的娃子。那个黄泥娃就是我的原魂。父亲真会骗人，什么文曲星下凡！我就是黄泥巴落地，母亲却视为己出。12岁前，

我鲜少能离开她左右。凑热闹，赶庙会，更没我的份。她怕菩萨把我领走。为此，她怕了一辈子。

乡下的迷信，把男孩当女娃养，菩萨就认不出来了，便能留下男娃一辈子。

12岁那年立夏，付了旗杆，还了愿，母亲才算正式完成与菩萨的交接，我是她的娃了，可以做回男娃了，也可以叫她妈了。但我总觉得不属于这个家，和家格格不入。父亲说得露骨：这娃脑后反骨，留不住！将来必成大器。他给我讲了立夏的故事。

阿斗降后，孟获谨遵诸葛亮亮的嘱托，每年立夏都去洛阳看阿斗，看他是否安好。孟获进城拜阿斗，年年增重……父亲问我心。我涎着脸皮说，阿斗过得真幸福！父亲蒙圈了，拿烟袋敲我：“乐不思蜀！”他说得对，我也没错，只不过我们道不同而已。

《礼记·月令》说：斗指东南，维为立夏，万物至此皆长大，故名立夏也。

父母想让我直立成长，我却飞走了。如今，他们老了，秤不动，也够不到秤我了，但仍操着我的心，隔山隔水地嘘寒问暖。“夏，假也。物至此皆假大也。”或许吧，父母是假大，他们的衰老只是岁月的假象；我也是假大，我的长大也是时光的假象。

纺织娘

七
彩
时
光
□欧阳冰云

“五月斯螽动股，六月莎鸡振羽……”在《诗经·七月》里吟唱的莎鸡，就是纺织娘。年少时住在乡下，生活清苦，奶奶会经常从菜园地里捉回几只纺织娘，陪我们一起消磨时光。

我的家靠近长江，田地肥沃，喜欢种植棉花。秋冬时节，棉花像云朵一样，簇拥在奶奶的纺织屋里。奶奶是纺织的好手，她性子沉静，不喜欢言语，只知道默默无闻地劳作。

织布房的木窗外，就是菜园地。经常有纺织娘从木窗外的瓜藤上爬进来，附在窗棂上，倾听奶奶织布的声音。深秋的时候，常常见一种黄褐色的纺织娘，叫声温婉，极为好听。奶奶说那种颜色的纺织娘叫“黄脸婆”。我不喜欢那个叫法，听了让人心疼，让人感觉纺织娘的沧桑。

月光从木窗照射进来，屋子里很温馨，奶奶伏在织布机上，不停地忙碌。我伏在小桌子上，看书写字。一只小小的通身透绿的纺织娘，趁着月光，从木窗溜进来，小小的眼睛，在油灯下注视着我。奶奶说这是“翠纱娘”，让人不禁想起《白蛇传》里面小青，或古戏里唱曲的绿衣女子。

我最喜欢奶奶说的红色纺织娘，红得诱人，像一身红妆的新娘子，含羞含泪，让人怜爱，让人疼惜。

夜深人静，更深露浓。我害怕一个人睡觉，总是趴在奶奶温暖的背上，催促奶奶去睡觉，奶奶总是想出很多妙计，让我先去睡。我斜靠在床头，望着窗外的明月，听奶奶讲纺织娘的故事，听着听着，屋子里就只剩下“轧织、轧织”的声音，不知是奶奶织布的声音，还是纺织娘的呢喃。

奶奶织出的布，染成不同的颜色，给一家大小缝制各式的衣服、被子。我喜欢冬夜里，穿着奶奶缝制的棉布内衣，钻进棉布被子里。暖暖的，有阳光的味道，有奶奶的味道，似乎还有织布机的机杼声，还有纺织娘的吟唱。

夜织有纺织娘鸣叫相伴，是吉祥的象征，我希望纺织娘夜夜从窗棂来，伴着奶奶夜织。可纺织娘依然来，纺织屋里却再也看不见奶奶的身影。奶奶变成了一只纺织娘，在夜的深处吟唱。我只要坐在奶奶的织布机前，侧耳倾听，就能听到奶奶吟唱的声音，“轧织、轧织”的声音，伴着织布机的机杼声，形成了绝美的乐章，天籁一般。

洗个精神桑拿浴

西
窗
烛
影
□胡锋

疫情警报拉响的时候，时间成了我最好的朋友。从紧张模式切换到封闭模式，生活的轨迹像跳水一样发生了变化。友人知我看书偏食，提醒我多看点感兴趣的文字，不要光洗淋浴，还要偶尔给思想洗洗桑拿浴。

平常看书大多是工作需要，或是散文等自己喜欢的。偶尔翻阅一点其他类的杂书，也是随性而为，长篇对我而言更是少之又少。友人涉猎广泛，又是肺腑良言，我立即遵照执行。

《平凡的世界》是第一个复习的大块头。像孙少平一样去奋斗，像田润叶一样去爱着，那青春的精神基因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。宏大的叙事、精妙的构思，一个个《早晨从中午开始》才成就了不一样的不平凡的世界。真是好一回精神桑拿浴！

精神的享受肯定会引起心灵的共鸣。这是另外一场心灵的桑拿浴带给我酣畅淋漓的快感。《文字手艺人》是台湾作家宇文正的“编辑札记”，作为一名副刊编辑，从《投稿》到《审稿》，从《手艺人》到《拜访十年后的副刊主编》，无不渗透着作者的苦心、匠心、开心，如一道美味佳肴让人回味无穷，更让人感受不同语境里的光彩光华，架起了一座作者、编者、读者的心灵桥梁。

霍金的非凡与伟大是不言而喻的。思想的星球和天体的星球在轮椅上美丽邂逅，是一种神奇的精神之旅和跨越时空的对话。《时间简史》的桑拿房里让我再一次感知自己的渺小和无知。我始终在想，仰望苍穹、探秘星球是一种多么伟大的事业。

窗外春光明媚，阳光煦暖，大自然却让我们凭窗远眺。封闭的时光里，我在另一个浴场里对精神病毒进行熏蒸和消杀，荡涤浮躁的心灵。精神桑拿浴会上瘾，另一间桑拿房——《王阳明心学的智慧》——已经调好了温度，正招呼着我这个即将进门的浴客。



秦子振书法作品《五月风》

秦子振是我微信好友众多书画家中的一员，虽至今未曾谋面，但见字如见人，对其书法艺术作品，我一直持续关注。

在“书求道妙”中力求展示自我，这是我对秦子振先生书法艺术的深切体会和真实理解。

文化底蕴，博采众长

清代刘熙载《书概》指出：“书，如也，如其学，如其才，如其志。总之，曰如其人而已。贤哲之书温醇，俊雄之书沈毅，畸士之书历落，才子之书秀颖。”

秦子振深知加强个人学养的重要，注重从三个方面汲取智慧和技能。一是学习古人书艺，他的书法师从“二王”，认真地研习唐代孙过庭的《书谱》，从中吮吸“二王”法乳，坚守帖学一系学风。二是学习诗词歌赋，认真研习博大精深的中华诗词，从古典诗词中汲取学养。三是学习当代书家，遍访本地书法家名家，取众家之长，拜师书法家王春坊，多次受到青年书法家张晓东指点，遍临名碑古帖，书法在不断变化中提升。

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，秦子振真草隶篆行五体皆能，特别在行草方面颇有功力。他在古典诗词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，其书法作品在各级比赛中入展、获奖，诗词作品在各级专业报刊杂志上刊登。

注重笔法，中侧兼施

苏轼说：“真如立、行如行、草如走。”

秦子振最注重的就是书写的性，他认为不同书体形态不同，书写的速度和节奏也不同。研习楷书和篆书时，他严格按起笔、行笔和收笔的各种要求，注重起、收有交待，如藏锋、露锋、回锋、折笔、顿笔等笔法上，下笔果断，笔入纸，不草率，不含糊。在行草书方面，着力遵循书法法则，虽然简化了繁杂的楷书笔法，保持楷书所要达到的或基本遵循的艺术效果外，笔画当重得重，当轻则轻，快慢相继，稳中求变，变中求险，险中见稳，时见功力。他还把魏碑笔法兼用其中，追仿上古，笔法苍拙，书求道妙，在作品中表现的淋漓尽致，令人产生赏心悦目、耳目一新的感觉。

我最喜欢秦子振先生的行草作品，更感觉到其艺术中的“道妙”之魂，见他起笔时“逆势切入”的笔法，蕴藏着楷书笔法，更显书体的稳重大气。在线条中不难看出，其行书行笔较快，故其逆势中往往在空中完成，笔尖不着纸，而行书一般的起笔都是顺势落笔的，行书用逆锋起笔只是少数。行书的用笔是中锋与侧锋互兼容，露锋入纸，中侧兼用，笔画无论方圆，主笔中锋，书写不断地起止转折，笔锋无时无刻不向侧锋方面转化，熟练地运用中锋和侧锋，随力调锋，做到笔锋随倒随起，能侧能中，达到随性而为之，且做到形体俱佳。

笔意萦带，气势流畅

秦子振在作品中将“笔意萦带”运用到极致，为求其收、起之间的方便，用“牵丝”把他们联系起来，这是秦子振汲取了“二王”精髓之所在。王羲之、米芾、苏东坡等古今大家为了增加艺术的渲染，用笔意萦带、牵丝往来的行书笔法特点，既是点画之间的联系，又是字与字、行与行之间的联系，在笔势上尤为明显。在字与字之间，上一字的收笔要带下一字的起笔，会形成一个小小的附钩，使字与字之间更为流畅活泼，互相映带照应，富有往来的流动感，笔致更为连贯。但是真正好的笔意萦带在于无形的连绵，其书上授下承，尽在字势的神态之间溢出，眉目之间神驰意往。融会贯通、学以致用，真的是书法家应有的天赋。

从秦子振书法作品中所见笔调遵循二王法度，章法调和优美，笔墨清润，结字在端正和倾斜偏斜之中交相变化，透过指腕力量的转换，将线条提按的急缓轻重表现得非常细致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在连线映带之中，还能顾及线条的粗细变化，加上中锋运笔，每一笔画都竭力追求紧实有力、干净利落。而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。

秦子振：“书求道妙”中展示自我

文
化
人
生

□盛儒



美好时光 周文静/摄